

生活百味

一碗腊八粥

■王向灵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，一年一岁一团圆。”简单的话语，承载着无数人对团圆的渴望。自腊八起，年味便如丝丝缕缕的轻烟，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

腊八这一天要喝腊八粥，这个习俗是从宋代开始的。徐珂《清稗类钞》即云：“腊八粥始于宋，十二月初八日，东京诸大寺以七宝五味和糯米而熬成粥，人家亦仿行之。”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载：“此月八日，寺院谓之腊八。大刹等寺，俱设五味粥，名曰腊八粥。”

在我的记忆中，腊八这天，母亲总是早早地起床，系上围裙，先将糯米、薏米、小米、花生米、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、桂圆等食材准备好，多的时候能有八九样，少的也有三至五样。这些食材整齐地摆放在厨房的案板上。母亲会仔细地挑拣糯米中的杂质，用清水轻轻地冲洗几遍，直到水变得清澈。薏米和小米也在母亲的手中接受着同样的“洗礼”。

花生米和黑芝麻则要先在锅里微微翻炒，那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仿佛是它们欢快的歌声。母亲翻炒时专注的神情、手中锅铲恰到好处的翻动，都让这看似简单的过程充满了温馨。

核桃被母亲用小锤子轻轻敲开，取出完整的核桃仁，红枣和桂圆也被仔细地剥皮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母亲在锅中加入适量清水，将处理好的食材依次放入。随着炉火的升温，锅里传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，香气也开始在屋子里弥漫。母亲守在炉火边，不时用勺子在锅中搅拌，防止粘锅，那份专注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宝物。

父母这一辈人通过这一碗腊八粥告诉我们，勤劳才能有所收获，节俭才能过上好日子。餐桌上这简单朴素的一碗小食，返璞归真的食材，彰显的正是岁月静好。

做腊八粥是有讲究的，一碗腊八粥里面蕴含着细致和严谨。因为细致，才能从众多食材里，把不好的挑出来，留下好的，免得一点点坏的食材坏了整锅粥。因为严谨，才能把腊八粥的熬制火候掌握好，熬粥时锅里该放多少水、哪些食材要在啥时候放到锅里等，母亲凭着细致入微的用心、一丝不苟的耐心告诉我们，不光做一碗腊八粥要这样，做人做事也得这样，只有一直追求精益求精、细致严谨，才能做出好东西来。

腊八节，一碗腊八粥，还蕴含着宽济和乐善。记得有一年腊八节，一大早，沈丘县的爱心人士张玉惠、高春霞、海腾、范东莲等人，就开始熬腊八粥。她们早早吃完早饭，就来到县城多个街道路口，把热乎乎的腊八粥送到环卫工人手里。“你们辛苦了，趁热喝吧。”一句暖心的话，让每个环卫工人心里都暖暖的。

腊八节这天，我也亲眼见过很多好心人给外卖小哥、环卫工人、建筑工人送腊八粥，向这些劳动者致敬，让他们知道，还有人惦记着他们。一碗腊八粥，就像一股股能抵御寒冷的暖流，诠释了人间大爱。



心窗片羽

新年祝福

■戴俊贤

新年的钟声随着烟花爆竹敲响
激动和兴奋轰轰烈烈地绽放
追求和向往不期而至
平安喜乐在天地间自由徜徉

消失的烟云带不走成功的辉煌
漫漫征途布满鲜花阳光
新的起点总是充满憧憬和希望
踏平坎坷是永远不变的信仰

一方水土

沙颍河是个动词

■杨亚州

写作时，我时常会想，写作者倒是与摄影师有着相同之处。摄影师时常用手里的相机记录生活，将场景定格在薄薄的相片中，写作者也是如此，只不过记录生活的方式是用文字。两者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，还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，不同的是，写作者要比摄影师更加感性，擅长用诗意的篇章让场景“活”起来。身为写作者，我更喜欢一边实地考察，一边用文字赋予万物生命，我觉得她们不应该是死板的名词，更应该是一个动词。

沙颍河就是我笔下动词的代表。自古以来，沙颍河航道都是周口的重要水运通道，从周口港出发，向东汇入淮河，过洪泽湖，进京杭大运河；向南汇入长江，可直达南京、上海等港口；向北则至江苏连云港、大丰港等。目前，周口港已开通至太仓港、淮安港、连云港港、大丰港、上海港等国内集装箱航线，以及至美国洛杉矶长滩港、非洲加纳特马港、印度蒙德拉港等国际集装箱航运通道，加强了与国内外的贸易往来，成为了河南省第一条通江达海的“黄金水道”。

沙颍河作为动词的魅力，更在于她所带来的美景。站在沙颍河北岸，俯瞰河面，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波光粼粼的水面在冷风的吹拂下，荡起一层层涟漪，引人驻足欣赏。风一阵阵拂来，岸边的绿植身姿摇曳，这是我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“城市森林”中，试图寻找的一些绿意和生机。我顺着道路前行，走到沙颍河边。当然，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。从河的南边到北边来回穿梭，已经不下数十次，只不过我每次都是匆匆路过，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仔细地观察过她。而现在，我发现她在向我招手。

四季轮回，沙颍河的景象各不相同。春天，冰雪消融，万物生长。她潺潺流淌，水波潋滟，似在欢快诉说着复苏的喜悦。岸边垂柳依依，新绿的枝芽轻拂水面，逗弄出一圈圈细密的涟漪，那是沙颍河与春的温柔嬉戏。临夏之际，沙颍河变得丰沛而活泼，在炽热阳光的映照下，水面闪烁着碎金般的光芒。她奔腾不息、一路欢歌，为燥热的大地带来丝丝清凉。秋至，沙颍河化身娴静的处子，水位渐落，水流平缓，却更深邃。她悠然穿过两岸斑斓的树林。落叶飘于河面，似一艘艘金色的小船，随波逐流。此时的河水，倒映着天空的湛蓝与林木的绚烂，于无声中彰显着秋的宁静。冬来，河水变成被时光定格的老者。寒风吹拂，水面结起一层薄冰，冰下的水流虽不再奔腾，却依然默默流淌，似在积蓄力量，等待来年春天的再次勃发。皑皑白雪覆盖在河岸，让河水与整个世界一同陷入沉睡，只待春的第一缕曙光将其唤醒。

沙颍河是一个动词，它用时间的笔触，书写沙颍四季美景；它用自己的魅力，为周口这座城市带来发展与希望。沙颍河是周口人的母亲河，浇灌着这方土地，孕育着我们成长。

人与自然

枯荷听雨

■姚化勤

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，写下这传世名句的诗人，一定从雨落枯荷中听出了“情”，听出了“韵”，听出了丰沛淋漓的诗意，因此，听着比音乐会还要悦耳，还要令人陶醉吧？

然而，冒着潇潇秋雨，我站在莲花池公园的荷塘边多时了，怎么总也寻不到“雨”“荷”合奏的乐曲声呢？更甭说体味曲中蕴涵的意境了！初来时，细雨霏霏，洒在枯萎的荷叶上，溅起满塘的“沙沙”声，但侧耳细听，那并不是什么醉人的曼妙音乐，倒像蚕食桑叶的声音——不，像苍老荷叶的幽幽叹息。

“噗——噗——”雨丝变成了雨滴，落在或深黄、或浅褐、或大如铜锣、或小似铜钹的枯荷上，声音沉闷而苍凉，让人想起老人的呻吟，怎么也听不出击打乐的激昂和欢乐。即使后来雨珠连成了线，一根根竖立的琴弦似的，又密又亮，在我听来，它敲击在荷塘这个大键盘上，也只是“哗啦啦”响成一片，既没琴声的悠扬、锣鼓的铿锵，也没有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清脆，非但不能给人“如听仙乐耳暂明”的享受，目睹着被雨打风撼的枯荷，我反而有了些许的迷惘和惆怅。

莫非年过古稀，对美妙的天籁失聪了？抑或天生耳拙，缺少诗人捕捉仙乐的听觉？

仿佛要解答我的疑惑，雨停了，风旺起来。被摇落的片片黄叶，旋转着，颤抖着，一副任风摆布又悲哀无奈的样子，可怜巴巴地飘进荷塘。枯荷依然故我，至多侧侧身子，晃动一下，如同老人打了个趔趄。虽然不像诗人笔下的夏荷神韵飘逸，但从容、淡定、不改本色，既不感叹衰老，也不强作年轻，只是坦然地面对现实，稍一踉跄，旋即又站稳了脚跟。尤其几株老得昂不起头的残荷，非但不随风漂移，还坚守着自己的位置，风骨毕现，弓起腰，将苍黑皱巴的叶儿弓成伞状，默默地为身边的生物遮风挡雨，和那些飘落的树叶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目睹此景，我的心猛地一颤，油然忆起前哲对荷的赞誉——“花之君子者也”，禁不住想：荷真真配得上这崇高的称号了！它们不仅早年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才露尖尖角时，“早有蜻蜓立上头”，渲染出一派盎然生机，不仅青年时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点燃起人们向往美好的热情，而且保持晚节，始终不改初心。现在它们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，又遭到风吹雨打，可谓穷途末路了，可依然节操自持：不哀怨，不叹息，不坠青云之志；不撕咬，不分裂，和谐相处为一个整体，用自己的行为，诠释什么叫“君子固穷”，什么叫“君子坦荡荡”，什么叫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”……让人不能不肃然起敬。

于是，我心里豁然亮堂许多，顿悟了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真谛，意识到诗中所说的“听”雨，其实并非只为一饱耳福。因为再灵敏的听觉，即使写下此诗的那位大诗人，恐怕也难以从中“听”到多少神曲仙乐，只有加上“看”，将“耳闻”和“目睹”结合起来，才能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，品味出枯荷“风雨交响曲”的深意，令人如闻鼓点、振聋发聩，似饮琼浆、滋心润肺，比起任何流行歌曲来，都更能陶冶人的情操，净化人的灵魂，成为哺育君子成长的别一种营养品。

许是对我的理解表示赞同，突然，一柄嫩黄的碗口大小的荷叶朝我晃了晃，立马又挺直腰杆——挺得颇像高举的喇叭，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久久地凝视着它，而它再没有任何异常举动，当然也没有吹奏《百鸟朝凤》之类的喇叭名曲，但我却分明感到它把我当成了知音，我隐隐听见它在为我感叹：“唉，时光流逝得真快，转眼间，你也和我们一样，到了日薄西山的年龄！知道你特别爱读《爱莲说》，那么，咱们该是物以类聚，你也定会以君子自勉了！”

我默默地听着、看着。此时，细雨迷蒙，脑也迷蒙。恍惚间，乍觉灵魂倏地离开自己，走进荷塘，变了，变了，变成了一节藕。